

随笔·乡村纪事

等水的日子

诗歌·紫陌红尘

□王 剑

40年前，水在我的老家很紧缺。

我的老家在豫西的黄鹿山，这一带属于伏牛山的余脉。山是矮山，高约三四百米的样子。山的一面，长满了荆榛、野槐、山核桃树，以及铺天盖地的野草；山的另一面，被开垦成高低错落的梯田，分季节种着小麦、玉米、红薯、烟叶等农作物。我老家所在的那个村庄，就处在半山腰的位置。村里30多户、100多口人，一条泄洪沟从村中穿过，村民们散居在沟两边依山而建的窑洞里。窑洞外面，人眼的都是随梯田慢慢抬升的黄土山。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村民们祖祖辈辈都是靠几亩薄田艰难度日。说日子艰难，是因为我们这一带干旱少雨。山地梯田，土层薄，庄稼“望天收”。其实，这还不算什么，致命的是村里饮水严重缺乏。

从我记事起，村里的饮水就主要靠两眼水井。水井处在地势较低的一块平地上，井边长着三棵白杨树和一棵柿子树。井的四壁用山石砌了护边，深度有五六米的样子。这两眼井，都属于泉眼井，出水量不大，远不能满足村民的饮水需求。没办法，大家只好排队取水，谓之“等水”。

每天天不亮，村民们就纷纷拿着水桶、钩担、绳子和水瓢，到井边排队。有时候排队的人太多，就派一个小孩，专门在井边等候，大人们就先到地里干活儿。我小时候，就经常被大人们委以“等水”重任。

孩子们三五成群地坐在井边的树下，一边抓石子儿，一边等水。取过水

的人家刚一走，后面的水桶就往前挪一挪。挨到了，孩子们就麻利地踩着井边的脚窝下到井底，用水瓢把那攒够两桶的泉水舀到水桶里，然后由大人用绳子拉到井上去。很多时候，舀到水桶里的井水是浑浊的，含有泥星和细沙，村民们也舍不得泼掉。依然担回家，澄一澄，再倒进水缸里。我不知道这样等水的日子持续了多久。多年以后，这让人心酸的一幕仍深深地印在我童年记忆里。

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家里急等用水，那就得到邻村杨家沟“借水”，或者到更远的老周沟拉水。杨家沟村里有一口井，井水很旺。从我们村到那里，得先沿一条崎岖的红泥小路爬到岭上，再穿过一条荆榛和黄蒿密布的小道。打满两桶水后，再顺原路返回。来回二三里地，需要花费小半天工夫。因为是借水，遇到杨家沟的人，村民们就陪着笑脸说一些奉承话。

到老周沟拉水，得套上牛车，单程就有三里地。老周沟山高路陡，拉一车水，得三四个人帮忙：一人牵牛，一人驾辕，两人在后面推车。有时，为了不枉跑一趟，帮忙的人还得每人再挑一担水。

山路上，牛拉着沉重的水车，缓缓爬行，后面的人使出浑身的力气推着车。汗水爬满他们的额头，打湿了他们的衣服。上中学时，我就曾多次参与这样的劳动。有些村民实在受不了，就到县城买房居住。

1994年9月，距离我老家不远的小浪底水利工程开工了。我们村虽然不搬迁，但村民们的思想观念却发生了改变。几个在外面长了见识的“能人”勘察了地形，认为从村东的杏树沟，打一条穿山隧道，通到老周沟的泉眼旁，就可以把水引

到村里。他们买来挖山工具，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我父亲也参加了这次引水行动。我那时大学刚毕业，回乡时还专门到隧道现场看过。谁知主意是好，但隧洞掘进50米后，就挖到山石上。最终因技术难题，引水计划被迫搁浅。

2001年，小浪底工程竣工。它给我们村带来的直接红利是，一条通往库区的柏油马路穿村而过。水库蓄水后，黄河水顺着黄鹿山谷回流，我老家所在山岭的地下水得到了涵养和补充。村民们发现，村里两眼井的出水量竟然比以前多了。

2008年年初的一天，一个好消息传到了村里：县里要拨一笔专项资金，用于村里的水利建设。县水利局来了专家，实地踏勘后优选了一种方案：从芦苇茂盛的杪楞沟，把泉水提灌到我们村所在的山岭上，并在山岭上修建一座储水用的水塔。村里有一个在县城工作的热心人又捐助了一万元资金，购买了塑料管、水表和水龙头，把自来水管网铺到了各家各户。这样，困扰村民几辈子的吃水难问题，终于得到了彻底解决。

2008年底通水那天，我专门回到了村里。只见全村人都穿上了新衣服，像过节一样喜气洋洋。笑声，流水声，锣鼓声，整个山村都沸腾了。

因为有了自来水，我们村就成了美丽乡村。山村里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各种野菜山果应有尽有。村民们劳作了一天，回到家，水龙头一拧，水哗啦一声就来了。现在，原来在县城居住的村民又纷纷搬回来住了。村民们坐在村里的老皂角树下，喝喝茶，唠唠嗑儿，或者坐在冬暖夏凉的窑洞前，晒晒暖儿。

谁会想到，苦了几辈子的村民，现在日子竟比神仙还舒坦呢！

□婉冰

在哪里都能遇见你
在我不经意抬头低头的一瞬间
在日子的每一个缝隙里，游来游去
在我的左右心室里，来回碰撞
莲花般交替开放
在一首歌曲的余音里，我忍不住
紧紧追随着你刚刚走过的足迹
手心里
紧攥着刚刚破壳而出的泪滴

总是一个人傻傻地站在大街
或小巷，或者空空荡荡的广场
望着一个恍惚间熟悉的身影
渐渐消失在人海，一个人去我们
曾经去过的咖啡厅，一个人
追寻空气中，你我残留下的气息
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将黄昏的车站
碾压成碎片。一个人
在一场电影结束后，孤单地离去

我愿为你生出亿万双彩色的
透明的翅膀
夜夜飞翔在有你降临的夜空
我愿独自去追赶太阳
而手里的竹篮空空
我愿纵身跃入你手中高举着的
空空的酒杯
在你的唇齿之间筑一个温暖的
虚无的巢，一直到老

好想好想你

好想好想你，好想你能陪陪我
在我孤单落寞的时刻。而你
只能独自徘徊在七月的江南
踟蹰于群山的另一端，或者
被星辰、露珠与花儿紧紧簇拥着
沉默如苹果

不知道我一遍遍
镂刻在太阳之上的思念，你是否
能够看见，不知道
我一串串从灵魂深处逃离的呐喊
你是否能够听见

轮回里的风，无论往哪一个方向吹
都不能将你从我的掌心里吹落
都不能
将系在你我脚踝上的丝线，咬破
当月亮透过午夜寂静的窗棂
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洒下遍地
黏稠的光辉，我知道
每一粒光辉里，都晃动着
一双水洗过的眼睛
每一粒光辉里，都漂浮着
万物不为人知的甜蜜、苦涩与疼痛
以及白茫茫的钟声

□李 锐

一

伴着小雨，我和一个叫“官渡桥村”的地方如期相约，生命里短暂的一段“芳华”印记在这里，定格为一次温暖的记忆。

漫步在官渡桥村充满厚重文化气息的村道上，身心似乎都处于一种恍若隔世的境域中。官渡之战——在华夏文明史册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曾经发生在我此时所处的村庄。打开时光的影像，曹袁双方的激战，刹那间呈现在眼前，金戈铁马，狼烟四起，横尸遍野，血与泪的晕染，爱与恨的搏杀，为曹操成就一方霸业筑下坚实的根基，“官渡之战”也随着曹操袁绍的争雄落幕，成为千百年来被后人剖析借用智慧的参照。

日月更替，岁月峥嵘。有些人有些事，随着时代的前行成为人类浩瀚史册中被人铭记的一个符号，或者一段文字；而有的则成为陪衬，被如潮水般的后人后事所掩埋。也许，官渡之战让人们争相传颂的是一件事，一些人，抑或是一个“远古的官渡”，昨日的“官渡”在今天是如何的模样？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未知。

与文朋诗友撑伞在官渡桥村行走，

在感受千年前官渡悠远气韵的同时，更多则是感触它现代文明蓬勃的生命力。“官渡桥是桥名，又是村名，管辖官渡桥和逐鹿营两个自然村。”听着村支书孙福泉的介绍，“逐鹿中原”“鹿死谁手”两个成语瞬间就从脑海中蹦出，“鹿”本是一种吉祥的象征，在曹袁之间却成为一个刺激战争爆发的导火索和牺牲品，令人痛惋。纵观古今，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史都是一部血泪史，我不想让远古的惨烈事件为今日的探访蒙上哀伤的基调，让遐思止步，尽情畅享官渡桥村今日的和谐与繁荣。

二

曹操作为一代枭雄或褒或贬任由后人恣意评说，可他“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豁达；“山不厌高，海不厌深”的哲思；“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以及“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胸襟，历史上又有几人能与之相匹配？古人远逝，但他的精神遗风却恒延至今。如今的官渡人固守着这片曾经浸染先贤热血的沃土，心中对幸福生活的渴望丝毫不减古人。

如果说官渡之战让世人评说的是曹操的奇才霸心，官渡寺让后人崇敬的则是关羽的忠义神武。官渡寺置身繁华之

处，却外溢着静谧之韵。寺院内关公的金牛塑像正气浩然，震撼心魂。昔日的狼烟之地早已是良田万顷，百业俱盛。官渡寺的重新修建，人们在用优秀传统文化给养心灵的同时，也在挖掘扩展它的文化内涵和辐射力。如今的官渡寺不单单是人们祭祀忠义之士的寺院，更是吸纳资源，彰显智慧的集结地。千年古刹，香客如流，祥雾升腾，人们参道论禅，祈福纳祥。古人若天上有灵，看到今日的官渡人凝神聚力建设美丽乡村，安享幸福生活，共筑中国梦的繁茂场景，定会手捻胡须，颌首赞许。

官渡桥村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润着汉文化文明的滋养，曹公垒、汉井、曹操拴马槐、草料场、拒袁斩将碑、关帝庙等丰厚历史文化遗迹的存留，为勤劳聪慧的官渡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日后也将是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瑰宝，成为官渡人构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美丽乡村示范性建设的精神导引，扩展着官渡人的胸襟和格局。

任何年代，时光都会“升渡”那些执着于追寻梦想的人，凝视着一代代官渡人怀揣梦想，勇于创新已取得的丰硕成果，日后再来官渡，迎候我的会是怎样的景象？



漯河

欢迎下载
新闻客户端“沙
澧河”，阅读副
刊美文。本地
作者投稿邮箱：
13938039936
@139.com
本版投稿
联系电话：
13938039936